

SPECIAL FICTION FEATURE

Seriously Funny

红墙下的四重奏

《紫禁城女子图鉴：谁能活到大结局》

HID: HELL-2026-03-025 | Vol. 2 • Issue 25 Special Feature (Mar 2026)

Author Unit: HELL 宫廷叙事观察组，归一阁幸存者联盟，红墙文学与生存策略研究中心

URL: <https://HellPress.org/>

Editorial Notice

本文为 HELL 文学特辑，不构成历史考据、宫斗培训、婚恋建议或职场生存课程。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频繁产生“如懿真的不适合上班”“明兰简直是项目管理专家”“甄嬛才是组织行为学天才”等念头，属正常阅读反应。

Abstract

本特辑通过四位典型红墙女性样本——情感型、反思型、权力型与现实型——构建“封闭高压系统中的女性生存策略比较模型”。研究发现，在资源稀缺、规则不透明、情感高度异化的制度空间里，真心往往最先贬值，清醒最容易带来痛苦，权谋虽能保命却代价高昂，而真正能长期存活的，往往是那些既懂现实、又能把日子具体过下去的人。

关键词: 宫廷文学；女性群像；生存策略；高压系统；红墙叙事；HELL 小说特辑

楔子

内务府新修了一座名为“归一阁”的偏殿，说是为了给几位特殊的娘娘“修身养性”。

这话听着体面，翻译过来也简单：先关起来，再看你们谁还能体面地活。

门一关，这四位算是凑齐了。

她们各自带着前朝旧梦、情场旧伤、权力后遗症和不肯轻易熄灭的自尊，一同被塞进这座看似清静、实则意味深长的偏殿里。若从外头看，归一阁是宫里新修的小院；若从里头看，它更像一间实验室——专门观察四类女子，放进同一套规则之后，究竟谁会先崩，谁会先醒，谁又能硬生生活出一条路来。

第一场：关于“生存”的早餐

清晨，桌上只有几碗清粥和一碟蔫坏的咸菜。

风吹过半开的雕花窗，连屋里的空气都带着一种清寒。桌上的粥稀得几乎能照见人影，咸菜则像是前一天剩下的，边缘发暗，透着一股不太体面的酸味。若在寻常人家，这样的早饭已足够让人心生怨气；可在归一阁，这反倒像是一种通知：从今天起，诸位娘娘的身价，便按这碟坏菜算。

如懿坐在窗边，用那双纤细的手绞着帕子，望着落花叹息。她说话时声音不高，像是怕惊扰了自己心里那点还未死透的旧梦：

如懿：“这花落了，就像这情分，终究是留不住。即便在这困顿之处，臣妾也只想守住那一点少年郎的真心。”

这话一出口，连窗外那枝摇摇欲坠的花都显得更伤感了几分。她仿佛不是坐在一间冷清的偏殿里，而是还活在某个回不去的春日城墙上，红披风一扬，情分就真能抵过往后几十年的寒凉。

张晓，也就是若曦，坐在对面，眉头紧锁。她低头望着碗里的粥，脑子里飞快闪过康熙到雍正的全部年表，以及自己这些年为别人流过的泪、做过的梦、犯过的傻。她比谁都更早知道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情深而更改，也比谁都更清楚，清醒从来不是礼物，它更像一把慢刀。

她幽幽开口，语气里带着一种熟悉的疲惫：

张晓（若曦）：“如懿，真心在这红墙里是最没用的。我曾以为我能改变什么，结果最后谁也救不了，连自己都活成了一场空。这粥，大概就是命吧。”

她说完这句，低头拿勺子搅了搅粥。那粥没什么反应，像极了命运本身——你再怎么试图把它搅匀，它也只是冷冷淡淡地摊在那儿，不肯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。

甄嬛冷笑一声，扶了扶头上的点翠。即便落魄，她也绝不允许自己的气场先落魄。她看了一眼桌上的坏菜，又扫了一眼屋里其余三人，像是在给一场已经开局的棋局重新排兵布阵：

甄嬛：“两位妹妹，感怀身世能饱腹吗？这咸菜坏了，是因为管事的太监觉得我们没了指望。若不杀回永寿宫，明年的今日，我们连这坏菜都吃不上。”

她这人最可怕的一点，从来不是会说狠话，而是她总能在别人还沉浸于情绪时，先看见局势。对她而言，粥不是粥，咸菜也不是咸菜，它们是信号，是试探，是风向，是这宫里所有人对你还有没有利用价值的最新评估。

坐在一旁剥着花生米的明兰终于抬了头。她手上动作不急不缓，连花生壳都剥得比别人有章法。她笑眯眯地拍掉手上的红衣，语气里带着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实在：

明兰：“甄姐姐说得对。不过杀回去太累，咱们得先吃饱。我已经让小桃把那对掐丝珐琅镯子塞给送饭的小太监了，明儿开始，咱们这儿有红烧肉，还有炭火。”

一句话，屋里顿时安静了半拍。

如懿还在为情分哀婉，若曦还在为命运发愁，甄嬛已经在谋下一局，只有明兰，先把饭桌问题解决了。她不谈理想，不谈真心，也不急着翻盘。她先让明天有肉、有火、有一点最基本的体面。

这就是差别。

有人在坏菜里看见命，有人在坏菜里看见局，而有人在坏菜里看见供应链。

归一阁的第一个早晨，桌上只摆了几碗清粥，却已经足够把四个人活法里的根骨照得清清楚楚。

归一阁早餐结论：

情绪不能充饥，回忆不能保暖，真心不能换炭火。

在高压系统里，第一个把资源盘活的人，往往也是最不容易先饿死的人。

第二场：关于“职场”的辩论

午后，院子里的光线柔下来了一些。归一阁不算大，但胜在还留着几分像样的院景。风吹过廊下时，能带起一点落叶，也能把人心里那些不合时宜的旧念头一并翻出来。

如懿开始在院子里练习剪裁。她手势轻，动作稳，像是想用美感和秩序把这处偏殿重新梳理出几分体面。她这人很奇怪，越到狼狈的时候，越要把姿态摆得端正。仿佛只要礼仪还在，尊严就不算彻底败退；只要体面没丢，旧日情分就还未全然死绝。

她低声道：

如懿：“即便身处逆境，礼仪与体面也是不能丢的。皇上总会记得那年城墙上的红披风。”

这话若放在别处，也许还能让人感叹一句“到底是重情之人”。可惜，在归一阁里，她面对的不是一群会被浪漫叙事打动的看客，而是三个早已被现实教育到骨子里的女人。

张晓几乎是忍不住地打断了她。她一向不是锋利的人，可一旦看到有人还执迷不悟地相信旧叙事，她那种穿越者特有的“我早就知道结局”的无力和烦躁就会一起冒出来：

张晓（若曦）：“那红披风换来的是什么？是步步惊心，是身不由己。如懿，你这种‘人淡如菊’的姿态，在现代职场里是要被 HR 第一个优化的。你这是自我感动，不是生存。”

她说得很直，直得几乎像把刀。可这刀并不出于恶意，而是出于一种多年看透之后的疲倦。若曦最悲哀的地方就在于，她不是不懂情，她是太懂了，懂到知道情分在制度面前有多不值钱，懂到知道每一个看似浪漫的瞬间，背后都可能埋着一整条无法挣脱的命运链条。

甄嬛点头赞同，语气比若曦更稳，也更毒。她从来不着急否定别人，她只是轻轻把问题拨开，让你自己看见那层最不体面的真相：

甄嬛：“晓儿妹妹虽忧思过重，但这话说得透。如懿，你口口声声说不屑于争，可你占着皇后的位子，本身就是一种争。你既要名分，又要情分，最后落得个百口莫辩，也是意料之中。”

这句话厉害在于，它不只是在批评如懿“天真”，而是在点破她最大的逻辑漏洞：她一边说自己淡泊、不争，一边又始终站在最高位上，要求别人理解她的真心、皇上的旧情、体制对她的苛待和她不屑权术的高洁。可这世上哪有既占位置又想彻底脱离位置代价的道理？

明兰坐在石桌旁，一边算着账本，一边慢悠悠地插话。她说话时从不抢风头，但往往是最能落到实处的那一个：

明兰：“如懿姐姐，你这叫‘既要又要’。我就简单多了，在这宅子里，男人是东家，咱们是打工人。东家若是混账，咱们就得把私房钱攒够，把日子过踏实。你老想着跟东家谈恋爱，这生意哪能长久？”

这话一出口，整个院子都像是被她这一句现代企业管理学突然照亮了。

若曦看问题，看的是历史的重量；甄嬛看问题，看的是权力的流向；而明兰看问题，看的是现金流、风险控制 and 长期收益。她不相信爱能解决制度问题，也不相信委屈可以自动兑换成补偿。她信的是：饭要一口一口吃，账要一笔一笔算，能落到自己手里的东西，才叫真正的底气。

如懿被她们说得一时无言，只能低头去理那块料子。她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，她只是始终不愿意承认：自己执着的東西，在别人看来并不是高洁，而是一种成本极高、回报极低的投入方式。她宁愿相信那年城墙上的风还在，也不愿意承认，风早就过去了，只剩她一个人还站在原地。

归一阁的午后没有人真正吵起来，可这场辩论比吵架更狠。因为它不是意见不同，而是四种活法被摆上桌面后，彼此对彼此的判决。

归一阁职场结论：

情感型人格，最容易在制度中被反复消耗；

认知型人格，最容易在清醒中提前疲惫；

权力型人格，可以翻盘，但代价永远不轻；

现实型人格，看似世俗，反而最接近长期生存。

第三场：当“渣男”路过门外

傍晚时分，门外忽然传来了皇驾路过的仪仗声。

先是远处一阵极轻的骚动，然后是脚步、通传、太监压低嗓子的请安声，层层叠叠地从宫道那头漫过来。归一阁这样冷僻的地方，本不该沾上这等热闹，可偏偏帝王的影子最擅长在你不想理会的时候提醒你：你所有的苦、所有的等、所有的不甘，原来都还系在那一个人身上。

如懿几乎是立刻站起了身，像一截本来快熄灭的香，突然又被人点燃了火星。她眼神里重燃希望，甚至连声音都比先前轻了几分：

如懿：“是他在咳嗽？他还是离不开我，这满园的梅花……”

这一瞬间，她不像一个被困在偏殿里的失势皇后，倒像个还在等待旧情回头的少女。她总是这样，只要那个人稍微经过，只要外头有一点似是而非的动静，她就立刻愿意把一切都解释成“他其实还惦记我”。

张晓痛苦地捂住脑袋，像是又被拖回了自己最不愿重温的循环里。对她而言，这种男人一靠近，带来的从来不是转机，而是巨大的历史眩晕。她几乎是带着点绝望地低声道：

张晓（若曦）：“别说了，又是八爷、四爷、十四爷的修罗场，我真的倦了，我只想回到那个有电灯泡的世界。”

她这一生最大的创伤之一，就是永远在权力和情感构成的修罗场里被迫清醒。她比别人更早意识到，男人路过门外这件事，从来不浪漫。它只意味着新一轮选择、新一轮误解、新一轮无法控制的命运滚动着又来了。

甄嬛却在这一瞬间迅速进入状态。她眼神一厉，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，整个人像是终于等到了能下子的位置：

甄嬛：“他来了正好。如懿，把你那凌云彻的破事儿藏好；晓儿，把你那苦瓜脸收起来。咱们得演一出戏，

让他觉得亏欠了我们，这才是翻身的筹码。”

这就是甄嬛最典型的地方。别人听见皇驾，是想起爱、想起痛、想起命；她听见皇驾，第一反应是：机会来了。她从不浪费任何一次帝王情绪波动。对她来说，“亏欠”是后宫里最值钱的一种货币，而让对方主动生出亏欠，比你哭着求一个说法要有用得多。

明兰这时也站起了身。她慢条斯理地理了理裙摆，眼神里没有如懿那种盼，也没有若曦那种烦，更没有甄嬛那种战意。她只是像一个熟悉局势的人，平静地把自己早就布好的小机关说出来：

明兰：“甄姐姐，我已经在那必经之路上洒了点香料，又让丫鬟装作无意间说起咱们这儿缺衣少食。咱们不用演，只要等他自己觉得‘心疼’，这局就稳了。”

一句话，把甄嬛都说得看了她一眼。

甄嬛擅长的是当场应变，明兰厉害的是提前布局。前者是把局势扳过来，后者是让局势自然流向自己。她根本不需要在门口摆出楚楚可怜的姿势，也不需要让谁看见自己受了多大委屈。她只要让那个人以为，这份“心疼”是他自己生出来的，那么它就会更稳、更真、更难以反悔。

如懿还在想“他终究记得我”，若曦只想逃离循环，甄嬛已经准备开演，而明兰甚至连观众的心理活动都预先设计好了。

所以同样是“渣男路过门外”这件事，有人把它看成旧情未了，有人看成 PTSD 复发，有人看成博弈窗口，有人看成行为引导。

归一阁的黄昏里，那队仪仗不过是从门外经过了一次，院中四个女人却已经在同一秒里，活出了四种完全不同的解释系统。

归一阁渣男结论：

最低级的反应，是重新心动；

次一级的反应，是重新痛苦；

更高级的反应，是把他的出现变成筹码；

而最高级的反应，是让他以为所有决定，都是他自己甘愿做的。

结局：谁赢了？

多年后，归一阁成了宫里的传说。

没有人再说得清，那偏殿里最初到底关进去的是四个女人，还是四种在红墙之下反复被验证、又反复被牺牲的生存方式。人们只记得，那里曾经住过几个了不得的名字，她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短暂交会，又各自沿着命运的轨道散开，像四股终究不会真正汇入同一条河流的水。

甄嬛后来成了太后。

她终于站到了那个足够高的位置，高到再没有人能轻易把她关进哪一座偏殿，也再没有谁能用一碟坏菜试探她还有没有价值。她每天忙着平衡各方势力，斟酌每一句话背后的利害、每一次沉默所释放的讯号。她活下来了，也赢了，至少从制度评价体系上看，她是彻底翻盘的那个。

可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她也会怀念凌云峰。

那不是因为她后悔，而是因为有些东西纵然早已知道回不去，也还是会在权力最稳的时候，轻轻地刺你一下。她懂得胜利的代价，因此她的赢从来不轻飘。她知道自己后来拥有的一切，并不等于自己没有失去什么。

明兰后来封了诰命。

她没有站上最显赫的位置，却把日子过成了最结实的样子。她带着一群孩子在自家园子里种菜、烤肉、管账、教规矩，四时有序，烟火充盈。她的人生未必最传奇，却最像“活着”这两个字本来的意思。不是每一天都轰轰烈烈，不是每一次较量都要惊心动魄，但饭桌常热，屋里有人，银钱有数，风雨来时还有遮挡。

她的赢，不是别人封出来的，是她自己一点一点过出来的。

张晓最后在一个午后消失了。

听说她终于回到了那个可以自由喝拿铁、有电灯、有地铁、有玻璃幕墙的世界。她应该是得偿所愿了，毕竟她从很早以前就厌倦了红墙，厌倦了那些明知道会失去却还是要反复经历的爱恨。只是也有人说，她后来落下了一个毛病——每逢下雪，都会无端想哭。

这毛病听来并不严重，却最像她这个人留下的后遗症。她回去了，身体回去了，生活也回去了，可有些冬天永远留在了她心里。她是四个人中最清醒的那个，也是最难真正“回去”的那个。因为清醒的人，往往能逃出场景，却很难逃出记忆。

如懿……她依然坐在那个窗边。

她没赢，也没输。

她只是始终没有真正离开那座戏台。别人都在往前走，甄嬛走向权力，明兰走向生活，若曦走向另一个时代，而她还停在某段旧情的余光里，守着自己的体面、自己的解释、自己的不肯松口。她不是不知道结局，只是始终不愿意用别人的逻辑去定义自己。于是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尊孤独的雕塑，轮廓很美，温度却越来越少。

很多年后，归一阁里的旧人旧事被人传来传去，传到最后，倒像成了一则关于女子命运的寓言。

而明兰在评价如懿时，只轻轻感叹了一句：

“有些人活着是为了过日子，
有些人活着是为了过‘戏’。
如懿姐姐，可惜这戏台子，早就塌了。”

这句话一出口，像是替整篇故事落了幕。

因为它太准了。准到几乎不只是说如懿，而是在说所有仍试图靠情深和体面抵抗制度的人：若戏台还在，或许你还能演到自己满意；可一旦戏台塌了，你若还不肯下台，最终就只能把自己活成戏本身。

尾声：谁最适合活到大结局？

如果一定要给这场四人同台做一个近乎残忍的总结，那么答案其实并不复杂。

如懿代表的是情感与体面的执念。她美，也真，但她把太多生存筹码押在了“对方终会懂我”这件事上。

她适合做传奇，不适合做幸存者。

若曦代表的是过度清醒的反思者。她看得太透，因此很难轻松；她知道太多，因此很难狠下心。她适合做时代的见证者，却不适合在时代里安稳活着。

甄嬛代表的是权力的学习者与掌控者。她懂局势、懂人性、懂如何把痛苦炼成筹码。她当然能活，但这种活法要求你足够强，也足够舍得。

而明兰代表的是最不浪漫、却也最稳定的现实主义。她不等天意，不赌真心，不把自己交给一句承诺。她管账，攒钱，布置后手，经营日常，把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明天都过成防御工事。她未必最耀眼，却最接近“大结局”真正需要的能力：活下去，而且尽可能活得不失控。

红墙四重奏最终结论：

最会爱的人，未必活得最久；

最清醒的人，未必活得最轻松；

最会争的人，未必活得最安稳；

最会过日子的人，往往最接近真正的大结局。

— HELL · *Seriously Funny Fiction*